

鸟笼，是为了给予小鸟
相称的小小自由而存在的。

oko Ogawa

小鸟

鳥籠は、小鳥に相応しい
小さな自由を与えるための籠です。

〔目〕小川洋子 著

戴华晶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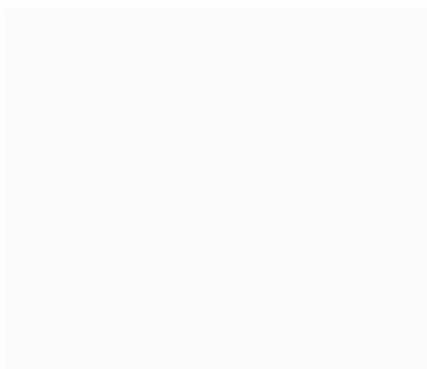


Yoko Ogawa

小鸟

225

[日]小川洋子 著
戴华晶 译



Kotori

Copyright © 2012 by Yoko Ogaw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15-311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鸟 / (日) 小川洋子著；戴华晶译. 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8.3

ISBN 978-7-5339-5039-2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②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7054 号

小鸟

作者：〔日〕小川洋子

译者：戴华晶

责任编辑：王盈盈

出版发行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：www.zjwycbs.cn

经销：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：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：136 千字

印张：8.5

插页：1

书号：ISBN 978-7-5339-5039-2

定价：3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——

小鸟叔叔过世的时候，遗体 and 遗物都按照“那种情况”的规矩很快地处理掉了。

所谓“那种情况”指的是“死后数日才被发现且没有亲人”的情况。

急救队员、警官、民生委员^①、街道会长、公务员、清洁工人、看热闹的，各种各样的人接踵而至，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，扮演着他们应有的角色。有人搬走了遗体，

^① 民生委员，指日本政府根据都、道、府、县的推荐，由环境大臣委任的名誉职务。主要职责是保护和指导生活贫困者的生活，推进社会福利事业。

有人调配着消毒液，有人翻找信夹里的明信片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用得上的联系方式。那些看热闹的人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多少冲淡了笼罩着屋里的阴冷空气。

这些人大多数都不认识小鸟叔叔，有些即使见过，也没有亲密到会说话的程度。

小鸟叔叔的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来了这么多的客人。

发现遗体的是来收报纸订阅费的人。他发现小鸟叔叔家的邮箱里塞满了报纸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于是从门口穿过院子绕到屋子的南边，发现他倒在敞开的起居室窗下。

遗体已经有几许腐烂的气息，但看上去死前并没有痛苦挣扎过，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安详，仿佛只是进入了漫长的休眠。他穿着极为普通的衬衫和裤子横躺在地上，双腿略有些弯曲，身体微微弓起。唯一让围观人群有些吃惊的是，他的双手正抱着一个竹制的鸟笼。鸟笼中有一只小鸟，静静地停在栖木的正中央。

“是只鸟啊。”

第一个这么说的就是那个来收报纸订阅费的人。作为遗体的第一发现者，他一直站在现场角落里，关注着事态的进展。小鸟叔叔家里有小鸟，本不是一件奇怪的事，可

大家都为这一句话感到了惊讶，露出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鸟类这种生物般的表情。

这是一只小得可以轻易藏身在手掌中的小鸟。饲料盒虽然已经空了，它看上去却并不虚弱，只是歪着小脑袋，窥伺着人们的表情。小鸟被亡者的手保护着，没有一丝惊慌，滴溜溜地转着乌黑的眼睛。羽毛带着黄绿色，但整体基调还是暗沉的，身上没有显眼的花纹或点缀。这只是一只小鸟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词汇来补充修饰。

短暂沉默后，警官高高举起了鸟笼，就像想要用它来遮挡一下射进院子里的阳光一般。小鸟扑腾了两三下翅膀，抓了一下鸟笼的侧面，又回到栖木上。堆积在笼子底部的干枯粪便和掉落的羽毛一起，纷纷扬扬地抖落下来。即使迎着阳光，它的羽毛依旧是低调的色彩。

终于，伴随着一声短促的“吱吱”声后，小鸟忽然发出了悦耳的鸣啭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鸟笼，凝视着里面那只小小的生物，想要确认那小溪般清澈、响彻院子每个角落的歌声是否真的来自它。

小鸟继续不停地歌唱着，仿佛深信只要继续这么歌唱下去，死去的生物也会重新复活。

或是沉醉于这无与伦比的美妙歌声中放松了神经，抑

或是陷入自己可以轻易掌控小鸟的错觉，警官打开了鸟笼。下一个瞬间，小鸟飞出笼子，在遗体上方盘旋一圈后，飞出了窗外。谁也没能阻止它。

没过多久，人们就重新工作，重新喧闹。活着的动物就应该让它回到大自然，毕竟是一只鸟，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是多么幸福。何况饲主已经死了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人们在心中各自想道。警官也在文件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以免让上级认为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所过失。

那之后，院子的角落里也曾一度传来鸣啭声，但那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远方，对人们而言与幻听无二。那是一只绣眼鸟，在场的人们无人知晓。

“小鸟叔叔”这个称呼的来源与笼中那只绣眼鸟并没有关系。早在他饲养那只绣眼鸟以前，曾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在照顾附近一所幼儿园的小鸟们。没有任何人委托，完全是他的自愿行为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鸟叔叔。

小鸟叔叔只在孩子们上学前、回家后或者休息天时，才会出现在鸟舍。因为他不擅长和孩子们相处。

照顾小鸟，这件事情于他而言近乎一种修行，远远超

过了业余帮忙的范畴。首先，从仓库里运出篮子、清扫刷、掸子等各种各样的工具——这些工具都有了一些年头，却被悉心保养得很好。鸟舍有两间，小的那间有一对乌骨鸡，大的里面饲养着一群观赏用的小鸟。一定是先从乌骨鸡舍开始打扫，如果被抢了先，它们就会闹别扭，发出“唧——唧——”的怪声，太刺耳。

晒晒窝里的稻草，打扫粪便，清洗水杯，更换饲料。这些动作已然成为了身体的习惯，操作起来如行云流水，没有一个多余的步骤。习惯这个流程的还有那两只乌骨鸡。刚打开鸟舍的门，它们就从小鸟叔叔的脚边蹿了出去，先在沙堆里打几个滚，然后在院子里散会儿步，算准新鲜饲料投放进去的时间再重新回到鸟舍里。即使没有任何声音，没有任何信号，小鸟叔叔和乌骨鸡也能互相感应到彼此的呼吸。

另一个鸟舍就更加天真烂漫了。小鸟们此起彼伏地歌唱飞舞，扇动尾翼或撞击铁丝网来欢迎他。虎皮鹦鹉、横斑鹦鹉、鸡尾鹦鹉、樱文鸟、驼文鸟、十姐妹鸟，有些鸟会死去，有些鸟因为性情相冲会被处理掉，数量和种类总是不一定。小鸟叔叔没有权利决定选择或采购哪些小鸟，他仅仅是一个照顾它们的人。

饲料盒和水杯以及木质的笼子都被小鸟叔叔清洗得一尘不染。幼儿园园长甚至担心过，这个人会不会一直没完没了地用清洁刷擦洗地板呢。没有幼儿的庭园里，只能听见刷子和水流的声音，它们和鸟儿们的歌声融合在一起。他躬着身子，只是盯着自己的脚尖，裤脚浸湿了，水花溅到了脸上，也毫不在意。呼吸是安静的，视线是明朗的。清扫这个目的几乎已经不复存在，这个行为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一种冥想、一种祈祷。鸟儿们有时在他的头上飞舞，有时落在他的肩上，歌声更加高亢，为他献上祝福。

留在职员室的教师们基本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，即使看到小鸟叔叔的身影也不会过于在意，就连“啊，那个人又来了”的想法都不曾有。就像鸟舍里会有小鸟一样，小鸟叔叔的存在也是极为自然的。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。

只有园长老师，估摸着小鸟叔叔快要干完活，就从攀登架和秋千之间走到鸟舍附近和他说上两三句话。

“一直麻烦您，真是谢谢了。”

园长老师梳着整整齐齐的头发，化着很有气质的妆，材质柔软的连衣裙裹着有些胖乎乎的身体。从小鸟叔叔提出要来照料鸟舍起，她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，一直没有改变。

“啊，没什么……”

与此相对地，小鸟叔叔却因为本身性格的缘故，无法和人亲切地谈论些家长里短，只好装作要继续干活的样子，紧紧地闭着嘴。

“昨天有一只横斑鹦鹉在栖木上把身体鼓得可大了。”

“今天大家好像都挺正常的。”

“那可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电视上说，下周左右会有一股寒潮来袭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给它们开始供暖比较好呢？”

“我会看情况设定供暖的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两人之间的话题只有小鸟。

“上周乌骨鸡下了蛋啊。”

“对的。”

“我们用它做了些点心，布丁，要不要来尝尝？”

明知不管怎么邀请他都不会答应，但园长老师还是想要尽量表达一些犒劳之意。

“啊，但是我没法在这里待太久……”

仿佛刚刚发觉自己一不小心待太久了，他开始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

“是吗？那请带回去尝尝吧。只有一个，很抱歉。”

园长老师将布丁放进印有金丝雀图案的联络袋，金丝雀是幼儿园的标志。

“啊，谢谢……”

他依旧只用微弱的声音道了谢，低头盯着那只金丝雀的标志。那是一只明黄色的金丝雀，停在树梢上，看上去十分机灵的圆眼睛盯着遥远的天空。

为什么这个人照料的鸟舍会这么完美呢？园长老师看着小鸟叔叔远去的背影，又看看鸟舍，喃喃道。他的背影看上去很虚弱，夹克衫松松垮垮，脚步飘忽不稳，可鸟舍却没有一丝的不妥。铁丝网被修整得一丝不苟，再敏捷的猫和蛇都不能入侵。栖木被削成正适合小鸟脚爪站立的粗细，在空中笔直地划出一条横线。谷物饲料总是添得满满的，一粒一粒散发着饱满的光泽。虽然用不了多久，小鸟们就会把谷壳拨得到处都是，在笼底落下粪便，但鸟舍里依然充满了不会被这些轻易扰乱的清静。

园长老师一直目送着小鸟叔叔的背影消失在后门，他一次也没有回头。

回到家之后，小鸟叔叔换下被打湿的衣服，洗干净手，从联络袋里取出布丁吃了起来。为幼儿们做的布丁很小，很快就吃完了。挂在头发上的白色乌骨鸡羽毛，轻轻地飘落在联络袋的金丝雀上。

给他起“小鸟叔叔”这个名字的，是幼儿园的孩子们。尽管他费尽心思想要避开孩子们偷偷前往鸟舍，但还是经常被他们无意撞见。比如孩子们因为家长没及时来接留在园里的时候，又或者课程表因为运动会、游园会练习发生变化的时候，这些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得孩子们发现了他的存在。

“啊，是小鸟叔叔！”

他们从游戏室、花坛中、滑梯上飞快地跑了过来。小小的孩子们几乎可以藏在任何物体的阴影里。

“小鸟叔叔！”

“小鸟叔叔！”

“小鸟叔叔！”

他们不停地呼唤着这个名字，语气那么自然，仿佛在向上天宣告他没有其他的名字一般。孩子们越是这样光明正大，他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

“叔叔，把它放在手上试试嘛！”

“鸟儿会不会说话啊？”

“那只鸟，嘴巴边上长了个包！”

“这种饲料，人也可以吃吗？”

他们接二连三地将想到的事不假思索地问出来。小鸟们也受到感染兴奋了起来，比赛般地唱起了歌。有的孩子想要攀爬铁丝网，有的孩子跨在清扫刷上大叫。有时还有孩子捏住他的手，他吃了一惊，犹豫着该用多少力量去回握，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。每当这时他就会对自己说，手上的是只小鸟，现在我抱着一只小鸟。可是，当他好不容易战战兢兢地回应之后，却在下一个瞬间发现那孩子已经倏然松开了手。掌中空空如也。

孩子们身上都有着相似的味道，温热而带着一点湿气，橡皮球一般的味道。和小鸟完全不同。

为了不让孩子们继续和他说话，小鸟叔叔比以往更加集中注意力干活，不管别人问什么都只回答“嗯”和“啊”。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深蓝色罩衫，晃荡着名牌，自由自在地欢蹦乱跳。不知为何，他觉得孩子们似乎是一种比小鸟更小的生物。

老花眼小鸟叔叔看不清名牌上孩子的名字，无法区别

谁是谁，只能从罩衫上的污渍来区分每个孩子。酱汁、牛奶、油、鼻涕、口水、胃液、眼泪、血。罩衫上有各种各样污渍，这些污渍却比名牌上的姓名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每个孩子独特的印记。藏在运动鞋里的脚比虎皮鸚鵡的脚爪更加纤弱，露在外面的小腿也比文鸟的腹部线条更加没有防备，柔弱的嘴唇更加不能和坚硬的鸟喙相比。

孩子们却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些，依旧随心所欲地玩闹着：把水杯翻过来，追着乌骨鸡到处跑，绊倒在软皮管上呜呜大哭。

“走咯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拜拜！”

不一会儿，玩够了的孩子们一脸满足，各自朝他们想去的地方跑走了。小鸟对他们来说已经没用了。

“再见，小鸟叔叔！”

“小鸟叔叔，下次再来哦！”

直到最后，孩子们还是一直管他叫小鸟叔叔。

第一次带小鸟叔叔来到幼儿园鸟舍的人，是比他年长七岁的哥哥。那时这里不是幼儿园，而是教会附属的孤儿

院，这座鸟舍也比现在更加破旧。

“这就是小鸟。”

哥哥的口吻仿佛在说：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生物，我只给你看。

“嗯。”

说实话，对于当时刚满六岁的小鸟叔叔来说，这只是一些非常吵闹的生物。不安分，神经质，鸟喙散发着和小小身体不相称的凶恶，似乎一不注意就会袭击脸颊、小腿、眼睛等柔软的部分。

“那个是柠檬黄金丝雀，刚刚飞到铁丝网上的是罗娜金丝雀，停在秋千上的是白金丝雀，白金丝雀很白、名副其实。”

比起小鸟，小鸟叔叔觉得哥哥口中说出的名称更具有魅力。而能这样如数家珍地说出这些名称的哥哥，在他看来简直棒极了。

“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叫？”

“不是叫，是在说话。”

“听上去像在生气。”

“它们没有生气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，小鸟们只是用一种我们已经忘了的语言在说话。”

哥哥趴在孤儿院的栅栏上，一眨也不眨地望着鸟舍。

“所以，它们比我们聪明得多。”

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小鸟叔叔喃喃道。哥哥也和小鸟一样，是在用一种我们已经忘了的语言在说话，所以大家都听不懂哥哥在说什么，学校的老师不懂，邻居家的阿姨不懂，爸爸也不懂。大家都拼命想要听清，却总是听不明白，最后只好烦躁不安地摇头叹息，或者平静地做出一些无礼的行为。我可以听懂哥哥的话，那么如果我和小鸟们再多相处一些，也许也能听懂它们的叫声了……

他豁然开朗，朝着鸟舍大喊了一声：“嘿——”

金丝雀们腾空而起，一齐歌唱。

孤儿院的庭园里没有攀登架，也没有滑梯，更没有沙堆，只有疯长的草木，那栋朴素的木制平房那时还没有刷上金丝雀的标记。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，孤儿院变成幼儿园，这里也发生了改头换面般的变化，只有鸟舍不知为何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它坐落在通向小巷的后门旁，银杏树的树荫下，没有改变。

当然，鸟舍的样子和鸟的品种不断变化。乌骨鸡鸟舍就是在小鸟叔叔开始照料这里之后增设的，另一个大鸟舍

也因台风、地震都有过重建。根据园长老师的喜好和家长们的要求，品种也从金丝雀变成了十姐妹鸟，从小鹦鹉变成了大型鹦哥，从文鸟变成了虎皮鹦鹉，不断变化。这里保护过从某幢屋子里跑出来的孔雀，也养过和幼儿们一起唱着童谣登上电视新闻的鹦鹉。曾经有好几次因为疾病和野猫的入侵差点导致全军覆没，但鸟舍一直没有被废弃，因为小鸟们不知不觉还是会回到这里。

“我喜欢柠檬黄金丝雀。”

小鸟叔叔已经忘记它们又吵又可怕，说道。

“那是个好孩子。”

不顾额头上留下的印子，哥哥更用力地将脸抵在栅栏上。不知是不是发现自己成为话题对象，那只柠檬黄金丝雀在栖木上左右走动了几步后，歪着脑袋看向两人的方向。

“它好像在思考什么。”

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歪着脑袋，小鸟叔叔觉得它一定是在思考什么神奇的问题。

“是的，它在思考我们是谁。”

“用那么小的脑袋？”

“跟大小没关系。鸟的眼睛长在脸的两侧，所以它想盯着什么东西看时，必须要歪起脑袋。这是一种天生就会思